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條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晰談之甚詳西蜀天險土苗蠻居非撫也之圖也此議宜留意

蜀府長史曹大□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藺之勢地之廣隘險夷兵之强弱多寡逈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爲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曰切念臣薊遼而兼順撫也與

他撫臣異而年來榆關之震隣緊椎艱危之與共則今日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爲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以言撫其必齊我兵將儲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四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謹而後可以言保其必薊門烽火無警畿民安堵無虞留有餘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挺後勁而無悞于邊事此皆

勅書中所爲諄諄懇懇以丁嚀告誡于臣而臣一片血誠所欲寸寸尺尺　勉綢繆以圖報于

皇上者雖操縵伊始勞畫無奇求知其志之果迷[illegible]
之輻輳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
威靈督率所屬將吏日不敢不躬厚以先之刻心以繼之
者也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軍
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半五相矛盾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同姬李日
宣羨計陰謀傾害晉蔚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

常侁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搆黨同盟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日中閹知國法林喬林改調署選惟斯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庵觀收銀責官鑿鑿有據都着側了着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狠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偏額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將毀碎叩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

其蹤日自東林以假道學黃鼓呼朋引類挑陷正人巧就一己之功名沉埋數十年之公論為聖主之僇民久矣幸大臨皇上賓貞諸奸屏逐不一處幾仕路登清再見中天之乍宙然狐鼠勢伏賞頻有徒在今日猶湯網在憫日忍將毒為朝衙以臣所親聞尚有數人為虎任兵部謀郎

李邦華以東林爲足昔年與李三才許人爲死黨李彥一察頗爲善類錮之長林豐坪者不知幾何人至今淸流短氣負士腐心當年號稱五鬼之首今四鬼俱竄而五鬼尚逍遙爲伏莽舉例人心之所未快也且邦華之任李日宣爲鄉史時實邪當汪于氏一察凡鄒元標諸人所負而欲加諸膝惡而欲墜諸淵者皆日宣陰爲謀主招搖長安必待計事已定然後徐出奔門僞爲廻避而邦華來夾復與趙南星魏大中等聚首陰謀投計險毒勝稼手善類又爲之一空矣故邦華之有日宣如虎之傅翼今雖偷視息蔡交知不勿連南北黨召良黨通消息于長安晴弄其翻雲伏雨之傳于邪北于于源任文選司員外副漸引者以腥州司理非齡上官傾陷察友代掛史議祇因竊附東林謂非吏部與趙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一疏遂特重蒙而悍蘇松道爾時周順昌居里于童蒙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交通謀所以去之者倡亂民狙造謗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凡去年汪文言延拔周南容居儀真時爲扁舟與順昌曾十妨蘇自門之間諜頗於路走敷都門呼吸相通後文言被逮而斷

昌黎托之使給繹于途謀所以擬之郎如近日又聞選
魏大中于蘇爲于庭之欲大中以一手托試而順昌
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爲爲日中已無
皇上矣至于在吏部時給假南歸里中之大艘貨充溢
歷況一府狼藉何于介銀箋霧通州之人至今掩門又
其貪債之一端耳原任吏部文選員外作枝橋儀貨倪
庸無一善狀徒以奸黨聲援遂以是藏有謝于抒虎世
于正陽門外私藏巷觀長銀立票者有潤沛部主簿換
托吳火房逆銀一千五百兩得一千河陽知縣者有
謂紹興府判廚 托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明者頗
大府判者有謂資 丕討息縣加縣托總火房送企
于一百五十兩駝載一斤者有謂部 未討加皇
縣主簿托吳一步送一千兩復遣至長安只 逮出警木
開大日兒矣一丁五又月餘政之人室陽長 束快謝人
其孫者既不堪瞞所如者又後臣贊者此方
皇上方以爲仕路已清矣在
廷諸臣亦謂黨人竄伏庶幾無患而不知翻神奸爲
國家之隱禍者正未有欲也且
皇上嘗允科臣之請將鄒元標等講學書院改爲褒然
祠周已大快人心矣今屆額雖更名鄒仍堅是不惑人

心，而反爲假學留一赤幟哉。伏乞
皇上懲始毖終，鎖萌杜漸，將李邦華分別定奪，並所[illegible]
敕禮部將舊講院石碑立行毀碎，則在仕路肅清，黨禍
永息，而太平可長保矣。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候病痊起用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萊巡撫武之望題旅順
漸戍可守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殘兵被撤急請兵馬以保危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東鎮回文有據信防應照敕書。伏乞
敕下並加酌議以便遵守等因，奉

聖旨是兵部並加酌議具復欽此遵抄到部照送可案呈到部照得海外之事論者多端非過信則過疑今內議未定而外勢已更矣敢推本末酌為平論與中外文武盡剖前疑一開新局可乎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豈眞相奴要害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姑苟安焉以觀時變而流寇相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有雄心而登陸以探之乘夜以試之間有斬獲張而大之本○惜○

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獎許耀威遠方或一道也彼而分曹漸廣哨瞭漸西因旅順之棄地而紫息焉見金州之沃土而垂涎焉盤恢復之高名而先于焉意他鎮之坐糜

尾大足高臣子豈所宜有

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耿視乎同列局已闊而力不副則歸怨于比鄰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也認爲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領者撫臣以張振之節制屬登而爲頷領處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鰓鰓難之科臣李曾生則又切切然急之逮東將至殘兵撤撫臣不勝詫異而臺臣汪裕科臣葉有聲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詰問之請議論幾同築舍總屬忠謀事勢有似搏沙要非急

着令鎮臣揭已至而撫臣

疏再入矣臣有平論于此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

洪論甚平

冒險以窺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爲牽制之遊兵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招之地然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致降民無使爲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用兵之道我爲正則未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爲客則未可戰者并勿輕言守於順之撤張盤原爵倖功毛帥倏遠界而命將往事自非豎論事而撤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善乎撫臣語鎮臣曰左右有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爲退步當爲安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惟至險所以至安制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專在于是故崖欲其近也不欲

其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拔暫屯近島爲犄
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
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挑濬長城子鹽場口不費多金
不延時日鎮臣經畫已見一班宜定爲張拔哨之地冬月
氷堅仍撤回島至毛帥動據撫臣微言張拔慮懟似乎抗
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
二月末旬未用張拔時
旨也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
遣固已在先回文不及張拔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
繼善等突距兵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主將

之體已傷矣又半月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矯以飭奸即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尸有耕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扳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

題之改屬以掩其弃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來哨不可少也

請再爲二臣平之搶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

屬傳言在東不必信爲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歸咎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既東鎮之征辯紛紛而有功自當末減矣么麼國才置之不按可也即如去歲領

粮一事其為府廳如稽領委侵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輩固多安保登廳之盡賢東委之盡善而動氣傷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振之詈廳亦或振自言之總督告鎮臣之言未必即張振告撫臣之言今東登信地從此定矣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天下以疑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于中外之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充長城等工食張振設哨其旅順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餉悉依原

派不必更張，曾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援遝，聽該鎮自
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罄凱。

劾多疏

八月

御史石三畏上言、臣稽京察、于今徵三變矣、辛亥一案村始于李三才、結連顧憲成、攪亂世界、王圖謀大拜、假借一脈、激素望隆重、偏听使氣之孫丕揚、于是舉一隻手障天者可布彌天之陣、遂相與傾附曹于汴、以其能串胡炊出死力、護王之幹、王扶、把握定也、故雖已非常少而不顧難既管外察而不恤、湯兆京、王宗賢、朋比為奸、一時正人如喬應甲、劉國縉、暨珧京堂王紹徽、黃、驅逐必盡、許弘綱幾欲調停、便見排擠、徐兆魁屢疏糾正、又見抑揄、南中賴丁須蓮可威等主持、不至傾覆、然岌岌矣、此一亂也、幸而天

心厭亂數極則返，變而爲丁巳一案。有一世山斗海內師表之李鋕、鄭繼芳，促衡于上，孫紹吉、韓浚、趙士誤諸賢，分理于下，掌南察者又得於倫等，咸稱平允，衆正盈廷，群小奪魄，一時宵小如五鬼等輩，抱頭鼠竄，前所云雨雪瀌瀌，見晛自消，意在此時乎。夫何正人之心常淡淡，則不相比附；邪人之心常濃濃，則爲勾連，牖中伏穿，險處設機，延至癸亥一案。從千謀百計中擁戴一窮天極地之大惡趙南星，助以贓貪之張問達，群小在旬外，遙制其柄，旬內若不得自專，流毒播虐，天日爲黑，而南察應陳陞掌管，王允成等惡其不便己私，計令外轉，而驟用察處之涂一榛，與王

象春、汪逞箴弄、南北正人之一網打盡、物故者無容置喙、其借察害正曹于汴等諸人未經削斥者作何寬處管窺于允丁賓等未經起用者作何優異被察諸人於倫等未盡洗錄者作何拔置務期徹底清查。毅然施行、國運幸甚

科臣吳國華直糾貪險部郎曹欽程、奉

聖旨、曹欽程既以力攻群黨、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乃屢登薦舉、非係行賄、定是狗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狗情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觀吉曹欽程少年御史、俳優濫進、削楚拜闕十二爲義父、已不齒于士林矣、及其冷吳江也、所信猾書龍任兇

皂視富民爲奇貨倚東吏爲外府人命嚇詐動至千餘詞訟索貲輙踰數百啓儀氏之搖除臣室因以一空激運甲之鼓譟冠服幾乎盡毀各有主名不勝臚列臣當年奉使經過時一再過其地親見朴殺累累家帶戶號常私嘆曰天下有如此狠吏者哉上耶后閒竟益庫金若數千以去致撫臣罪坊且臨其親爲追比以爲可承朔矣詎意兇脫傾巧蠅營鑽工逐附炎炎之勢結汪文言爲義兄仍求其女四姐爲義女自是交情濃熱力求速化司數月旋晉工督起至局改補臨鬼鬻臚落聖治一新之處出矣若謂所學者半是彼辭所推者悉係名流使可附正人君子之列庸知反攻其同類報伏其狀危總止是先發制人之計存誰敢欺天乎共門之北廠堪欺乎通國之耳目舉欺乎又且凌轢同邑自肥爲夜郎王必欲阻甲可若台諫之路而睥睨中傷則嬌甚也僕視同列自謂爲遼東豕必欲專擅字陵工之差而曲加排擠則狠甚也○而計盜公家之金錢陵工未竟而謀管木廠物工價一切抽取圖念目號之之罰非即乎罪工食加二加散之故習乎千金要劉并之婚女正室不容而寄之他所長班皂隸與僕人閣門頭嘍漸之堵非即淮揚買妾久涸閨門之紋智乎汪文言

臨死諦人曰吾罪惡貫盈忝提不在獨費欽程爲吾頭援引以有今日而亦倒戈相向吾死不瞑目亦足銷天伏之實証矣舊且揚揚得志牖天誑謊某當路是吾家奕某金吾是吾通家到處誇張逢人緣惑假以藉長安之口而孰知即陷何識之羞哉以司收則如狼如虎以立鍔則如鬼如蜮以曹郎傳台諫之權陞罪在罷者以冠裳工俎翰之行又罪在陰裁官纏部署而藏構須深人號痴類而虎刺其烈則欽程之險那可輕貸乎

忝欽程事多真的

或曰此雚皆亓之言不必錄不錄使人不知其詳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贈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

先是升臣李楙生請以前善書院改作忠臣祠已得俞旨竊照書院房地原係本城大時雍坊官房先該憲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斂十三道公費銀二百餘兩蓋造此院撤去輔葉向高碑文所記者也旣查比時正廣學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始又山東妖寇倡亂之際

主憂臣辱，少具有血性者，孰不思臥薪嘗膽，極滌積焚，而乃高足濶步，立戶分門，據都城扼要之區，標榜高懸，徵文勒石，群然孔孟相推，不但清談廢事，第民恤于閭閻，而當呼吸安危，中外洶洶之時，笑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災樂禍之爲，無君無父，不道之甚者也。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呂言力排，于盟解散，而二三臣禍不旋踵，其結連之勢，究與之繫，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要津，歷合私交，察典任其主持，人位恣其擅取，而皆書院爲之招也。故計海內之爲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不爲不林立矣，而若輩以爲散處于野，不若萃聚于

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首倡處此，以與

皇上爭統一之大權，吁彼心良亦無將也哉，幸

乾剛大奮，離照當天，闢邪黨而禁私門，天下曉然知化育柔以遵王路，世道漸次澄清，而新沓言路諸臣，皆能駁邪指佞，日無虛牘，臣何敢更有搜求，但書院雖改，適耽延視，因思拔本塞源，尚有覬于中者，不敢不從入告也。昔今日之邪黨昭明然，皆古風望氣，依草附木，所謂脅從之流，借以躐取顯位者耳。若夫號爲南北主盟，乎

執告耳互相雄長如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三人頭目尚無恙也乘於書院其來久矣乃李三才科斂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爲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數十萬金孫愼行與高攀龍淮寓穴其中肆行陂事其用以交結津要納賄營私皆是物也如伍因戶脫逃稍稅千余後來硬不完納近日借口灾傷逋欠尤多有司不敢問幸西鄉關賄買寒人以洪范七字賄通關節而孫高子弟並列賢書此而可爲孰不可爲乎且愼行竊盜有據縱妻侄李大爲盜當即捕獲加怒孥張縣丞又詐騙七百多金竟致之死及李大行劫丹陽再犯而愼行始無以解其推誕不經如自誇成仙常有金甲四神看守未來先知一日驚說

神宗差人來捉賴金甲報知避過鄉人詬爲大奇倘果有之

神廟在天之靈終未忘此奸也關中書院原係稅監張永所置私第也黍愁黍怨爲胼園中永去之後馮從吾占爲書院并奪所侵官地民田計千百余畝歸院藉甞此郡鳩之藏豈止盜泉之水而從吾居之不疑理學固如是耶乃從吾居家居鄉兇橫種種如逼死胞兄即吞謀抓任甲販其腴田四十畝而以遠瘠與之至其任流

儥死，一二富室曾托以遺孤，即壟奪其產，至與一貧士爭分，豈有此滅天倫、昧人理，而儼列衣冠者，頃猶恣口橫議，通書京都，脇制當路，張牙露爪，謀欲翻案，未已也。至其為陝民害也，分日聚講，動費府縣供給，彼此來往，皆驛遞應付，每河東鹽例不入陝城，非有以合講而入者，長等二縣費至二千余金，道路怨騰，既蜀人經遊闕之最真也。嶽州書院則皆富室巨賈，定集洪輸，其費更巨萬，而以余懋衡上之，群不逞之徒附之，所謂銅山金穴，爭趨如鶩，而年來鄭三俊、畢茂良等拾級而登，皆于北斗得力也。若江右書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派清嚴所自出，而無奈鄒元標出山遼絕，反借氣勢于東林，靠引于于西北，至劉一燝保傾漢當圖，攪亂之，清而濁，黨亦少散漫，置之不論可也。若書院雖有數，而脈絡總之一條，南北相通，不知幾千里而與雲出，尺澤可以行天，窮野相望，不知幾千輩，而後動前之，高自為叫應，其人自縉紳外宗室武弁，緊監儒吏，星相山人，商賈技術，亡命罪徒，無所不收，其事則遙制朝報，掣肘邊鎮，把持有司，武斷鄉曲，無所不為，其言，凡內而彈章建白，外而舉劾條陳，書揭文移，自撫審重情，

以致詞訟糾葛，無所不關說，數年以來，民生不得安堵，
閭閻不得寧貼，
朝廷不得收正人之用，而受嘉言之益，誹非若非之所
崇尚，而不特此也，其巧借最大題目，以箝制正人，一空
士類，如借梃擊，借進丸，借
移宮，敢于啓釁宮闈，首發大難，而一時聚所件件翻騰
淆世，直聯
兩歲以不白而淆損
皇上之孝思，今若欲改正實錄，宜布史官，當臣禮婉
僅千言汗漫
先朝可終置不問乎，伏乞
敕下各省直撫按官，但凡有書院處所，盡數撤毀，將房
屋田土，逐一登報，亟行估計變價，解助
大工，不許隱瞞，其或見任官員，再有托道合講，擾一
方者，嚴加禁止，頃聞王之寀史記事，蒐獲制明講以逆
勞數多，勾連驛騷，公然發罪驛人，民苦之，一隅傳毒
臣竊虞，事議憮其地，始不敢動，夫地方有嚴正風望之
撫，而邪黨開鼠縮足，則為撫按者驅邪除害，豈異人任
至若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位尊勢重，未經
處分，恐根株不拔，則更滋蔓為害更烈，惟冀

聖斷立裁，從此庭掃冤法示貸于渠魁，而一道同風，振
世歸于
皇綱，將所稱死難諸臣莫不含笑九原，曰吾等殞身殉
國，死有餘榮，若輩附
上行赦，生有餘辱，其為勸忠貞而維世教，關係尤大矣
敕禮兵掌詳究書院之害，諸涉冗長並懲
聖恩鑒宥
施行、

上御經筵，面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其
未完贓私，行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黔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大師，祭十六壇
工部給價差官造坟，兵部行文該省護送喪柩至南京祖
塋安葬，仍與誥諡、
周如盤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立金柱

將海外

獻俘中途更換戶科楊文岳上疏請

勅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畧曰聞毛文龍春初折木城等處

之戰俘獲多功衆

朝言之無不色動頃接登撫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

龍差官汪崇教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

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路逃去二名當即拿獲

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行到廣鹿

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赶來持令箭稱前逵

俘六王子管家、令有機密重情着速將前途換回、戕讀之
不勝疑慮、不勝驚恢、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濤海
浪之中、須萬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疏虞、致俘夷夜而
逃、逃而欢、徒斬首以報、斯其真僞、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
事、猶爲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祖、用以遠播威德、明示寵綏、此何等大事、爲毛帥計、果
係臨陣所擒、印前解已行、后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
來機用計、事干隱密、必欲生此數夷、借以爲形、亦宜別其
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其慎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來從
驟至乃不憑符信不關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名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
以處發后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
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
誅
奏凱勤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此等
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皇上則似欺以嚴邊情則大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

乘機挾詐因而用我人以示假旣合舉以示真驟然追來一時莫辨而解官混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官與通官之言耳就其前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緊累而來前之解者真耶假耶後之換者真耶假耶以彼代此以夾代生其逃夾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旣換之後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且登撫疏末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別情今俘夾將報功旦夕此係邊疆大事臣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也伏乞

皇上嚴敕該部查審真偽令速行回奏方議紀錄飭諭毛

文龍以後開報軍情須慾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
樞輔孫承宗汰關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
册封任氏爲容妃
諭內閣
聖諭朕䝉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俊
祖宗封疆奉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有戰事三令五申至諄切
矣念目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丧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雖擢髮數矣、迨三尺莫逃、復百計鑽求、其敢甚則有劉例端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僞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揚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幕、囑令遊請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理、項八月
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
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
圖脫罪、朕親覽之、眥髮切齒、此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
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
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況屢經言官郭
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章疏、再四詳繹、宜
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論來、具見獻
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
官速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特諭

刑部奉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巳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錦衣衛門及五城兵馬、即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賍縱、一併嚴究、不饒、

特飈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將應陽乃徼葦好之賞而廷弼之死迷矣、

九月

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稽艘舡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

清盜源以靖江海臣訪得河迆方江海交滙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同安狼艭及民間貨舡悉由此河以達三吳一入于口窺伺封掠猖獗特甚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潮水泛溢二三壯丁撑駕小艇作摃漁舡倚晚泊于岸邊遇有趁舡訊客急欲渡江者探有貲囊瞰入大洋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雙槳沙船專泊劉河崇明孟河京口瓜州儀真各港口交通積年埠頭經紀攬裝客貨至夜深僻地或勾引賊船或謀殺商人往往有之皆由不肖營官愛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爲江上厲階且以江南吳淞劉河等港正與江北狼山等營對峙出哨官兵與賊舡對敵追趕或至南北信地賊舡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有不行并力擒拏縱放橫行養盜貽害莫此爲甚以至夾帶硝黃蘇木等物出海通夷回則載犀角象牙馬尾等番貨而來則此華夷之防又

積玩　積弊

不可不慎也所宜令各汛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
兵有能潔身任事悉防宗擒獲大盜及通番私販即行
獎賞紀錄如因循積習仍蹈前項諸弊者事發之日除
正犯以律議究外各任職守官分別參處稽戰船以實
信地邇來將官優游懈怠派信官兵在名文貫絕不出
江一查任舵兵安坐私家汛絡港口或令一人看宗似
此職役仍行遣冊支投上下相禁不得有徵而官哨不
知即船泊岸久經風日保無不柝壞乎如近日狼山不周
橋營兵船百隻見雖修補而嶔無務派信舵五斷不能
木棲彼有責伊擒獲庸可得耶所宜令各營船兵時時
苦蓋船隻任以為家遞有盜賊出信會力擒拏仍一面
放砲鳴鑼如會鄰信船兵崙攻追勦一有偷獲有功員
役分別獎賞如有船無兵閃闊淺深又有兵無般雖蔡
應熟者查出以軍法定處嚴會哨勿容縱隊江海信塩
遼闊原設會哨之所令南北各營總哨等官率兵駕船
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隨用私記印戳于哨單哨
薄其南北上下將領官亦令每半月會哨一次徐至附
近有司用印鈐蓋使官兵遊巡江上以事務以鋪益議
甚善也邇來將官懈惰總哨徐實頂冊哨兵差一兵持
一舩齋赴有司請印到期亦令一兵執簿填寫可事官

兵交侯何以巡徼所宜行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柔遵舊規加則駕船會哨附近有司又驗人船供到方准用印各兵俱要南北面會互相用戳如仍前因循與議除哨兵以軍法行事外將領參究用印有司並行議處足兵食以實營伍年來郡國多故兼以水旱頻仍欲防不虞則無如隸兵足餉為實着乃迹有不肯將領希圖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且慣于冷補熱補之法一遇巡閱綏則借彼應此急則蘇民頂兵一旦有徵將何恃而不恐又有不肯將領減就兵糧致激鼓譟往往有之至于伍營衛兵報在原編州縣有可征給每雙月塡簿報查近來歷年延遲拖欠全不依期解發致令營官中請單兵泣訴至所報支解數目漫無稽考此係兵食大計毫不容緩者所宜行各該掌印官速查應給其營衛糧餉銀兩弄以前拖欠者盡數征解以憑支給毋容秆侵糧剝侵欺如仍前拖欠定以按違軍机參處壽鹽捕以緝鹽徒訪得沿江近海處所有等鹽徒撐駕四槳快船出沒江洋公然無忌名為鹽徒實行劫掠事發自認私販問罪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劫商船是鹽徒即強盜也蓋緣巡鹽員役或養盜分贓或月受常例甚而坐駕米船指名盤詰打劫商貨是鹽捕又一強盜矣

各府州縣用官嚴責鹽捕員役務于各該地方晝夜巡緝遇有鹽徒船隻即將擒拏如偷安不緝仍受賄縱容並借稱盤詰反行劫掠事犯之日除將正犯重究外各鹽捕官定行參處嚴操練以鼓士氣、　因家厚餉以養兵將原欲閑習武藝爲有備無患計飛然且力任兵而將兵在將必爲將領者熟于步伐精于騎射然後責兵以練習諳不幸從迹來各營將領紀于承平偷安作舒持帶長袖狀似儒紳舞久歌童謝恣夜談發馬弓矢漫不親故出入乘興而驛俱生內矣一遇巡閱閒托二暨即稍知操作而矣之上人人地者亦令傍觀胡蘆令之乘馬則按變徐行若不驕惴惴然大不自閑習而徒責之兵肅可乎居調闘操時務須騎射選試射以觀其功力騎以觀其廻成二事兼優者給以上賞仍行紀錄如兩不相兼漫無一長者分別重輕以軍法究處庶無事而豫習有做即可無怯然矣、

奏公江防入要、若着宜實心舉行而此尤要中之要故詳誌之以便當職者省覽、

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衛曰備經略曰選將領曰

出救拚急 舉

曰卑軍將曰惜才臣。曰專言路。曰鼓忠吏

詔推官須計開列名不得混在本內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游士開論之也

吏科黃承昊進飭銓政疏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

屬之壅其一預儲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上言逆臣身已伏辜不赦之罪未明借題之

奸當破請　　登定爰書宣布中外疏入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

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僞爲移宮之

事揑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

衆恃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遁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罔亦人臣乃弃
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
前天牖朕心悞悟補封于後將祢終蒙蔽恩禮有虧于朕
皇考且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
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
護廷弼黷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為出脫託汪
文言內探消息竊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
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
其罪剪所忌而逞其兇倩口裝誣毫無影响肺肝如見欲

金綱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庄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內問結仍送鎮撫司追贓爰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俱著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惑衆其傳紀小說便著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著紏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存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所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

功梱輔身膺重任著一力担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

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將關內道劉詔查報前鋒營總兵官之甲原爲東哨掖虜撫民稅領官兵丁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右屯衛起身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領丁二十五日未時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船隻督之甲兒大船未到隨于二十六日辰時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七八人船小往廻不能多渡先發該協千總馬吉翔守執等統領本馬官兵一百五員參將李承先發遊擊備張文學鄭自演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乙十餘名通河先往牧州去訖國兵馬進於二十六日一自右屯衛起身到三岔卜七月抵獅河口見當李三將已

李承先
貢甲
錢應科

發兵馬過河慮恐界務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邦才親領後勁左右所冲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四百餘名過河前往效州應援有督之甲邀同李承先于二十八日五鼓又帶鎗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州丁帳設伏營壘結聯營掎角有先發官兵于二十八日五鼓至趙州攻城而敘裝甲已伏思橋火已傳伏兵四起衆寡不抵我兵炎即至散也注賊隨逐追到河當有督李二將當未下定營喬未成奴賊突至而前逮步數砲賊亦依傍頭多李承先手執鳥銃打殺逹賊數名因此水深暖裝放不便遂頭中二刀而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死竟之用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甲錢應科亦落水而死也兵科李胥生言自鄉河獲没科書參午就中情節終未瞭然聽轉有疏鎮臣有報詳其語意各有異同與其指歸只一囘護數日以來公車之議語嘖責備幾無遺情矣至道路所傳率言有劉伯强者昔爲降虜生員今爲歸正遊擊蹤跡詭異言語詭任報稱四王子住在錦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遂以即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爲撤手之局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迸無敢戀戰殺戮蹂踐枕籍于途

劾既堪濫生赤𢹂揚酋有言袁崇煥驕矜好馬數千昔有
言只養千幾百匹總之騾我猜猶嫌徑道之貪佯不得
駕言袁肯所謂按轡遵之安得此鏡花水月不即不離
之語而備之我氣隨衆我心必想懼而思圖亡羊補牢
則此一役也未必非提醒人心之具而轉危為安之機
也
皇上明見萬里不遽治其罪溫旨獎諭望其策勳防
守以固圍爲功不以少挫為念然
聖情敷成　天語諄諄凡爲于有一達門限之虞殷憂
在門庭而不能一夕安枕者則東征將吏當何如欣喜
于德懲懼于心各思報効以蓋前愆而免後罪也乃東
方之禍害愈甚撫斷之吉病愈急古人馬並畏促與病
討撫物居閫外人情而善病至是撒潰撫轄即出注冀
餉士馬苛窮貲孜爭哄灌探聽其右兆歸美之兵于寧
遠實撫臣從長計議爵道臣之節節于望者使之監軍
堅壁清野深溝固壘遏賊不得西突人招號餘兵按勞
中火掩燒焊背以作三軍之氣急治金冠世法下甚之
罪以謝河上遺環又移文毛帥令之出奇牽制使放很
顧不得一意長驅廣重鎮可守而　神京無虞上以舒
皇上東顧之憂下以贖輕舉誤軍之罪豈非桑榆之收

而且得以病解也。

戶科陳序亟糾大憝以清伏戎奏

聖旨孫居相身膺東林財魔節鉞託名剛餽銀至二萬一千有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提問追贓助工併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由趙南星之門驟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乘涿黨惡異常所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人情亦火熾論玄黃妥之是非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邁上言巨奸之典刑既正忠邪之流品宜分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

尙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荐救有據即係同惡本當重究姑從輕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琰余合中林一仕力把宄銓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蕩部楠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恭孫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奏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附奸細劉保爲腹心着削職爲民仍追奪誥命李微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毗呪邪黨削職爲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兵世科目濫兵餉

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庒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衢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

時智鋌疏參學龍言其薦劉宗周王象春王之寀恪結交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故也、

御史趙胤昌參李璞劉懋爲門戶渠魁奉

旨削籍追奪誥命、

丙寅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王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吳之皡倪思煇潘文寺丞張論臣啟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

顯大章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沽名慣崇姦而謀利堂構無恙何定策之敢言　社稷有君孰濟策之可託自汪文言潛通線索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曰日后可虞漣曰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令　康妃踉蹌失措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如剝割之臨即
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
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報復之謀惟其所欲燴
衆聽而背遺言惘　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爲名斥異

巳之賈繼春片言剌骨進黨同之周朝瑞、三辯銜恩、曰詿任擊排、則袁化中魏大中拳勇可恭、曰誰供使、則顧大章、繞指堪收角立門牆旁開徑竇吐咳兩露、既饋遺之日來、咤叱風雲且陞升之在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爲等閑失律元兇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揞尅賍入爲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難以啇平之餘燄神之力量、或飛書以殺鍛或續奏而連章百方羽翼之罔察矣法網之漏是雖谿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排總之植黨者必先假義以移宮一案爲名高而羣邪爲之響赴招權者須樹人以救熊自助爲隱念而　國法爲之弁髦獨不

思飯王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垂裳伊始、豈羣邪踐扈肆志之秋、若非洞見于一朝、幾致貽譏于萬世、五載之遄誅、已正兩觀之辜、殛難逃、雖同鬼錄之先登、猶幸丹書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羣疑、用彰　乾斷、當天日月盡掃魑魅之蹤、驀地雷霆、坐散謠諑之黨、疏入、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爲營脫、巧言誆免、惜邀人心、頓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罪、已疾众罔圖
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惠世揚同惡相
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
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須行天
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未幾、惠世
揚逮至鎮撫司。鍛鍊成獄。與揚漣等同招、獻上
詔、曰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其指使、
同楊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目無
先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究問既明、着送法司、再加研
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昭示將來、為人臣不忠之

戒、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八

秀水　沈國元[illegible]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某衙門某官臣某臣誠惶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維馨福祉延綿於寶籙

玄穹樂眷禎祥茂發於璿源慶溢

宗祊驩騰寓甸恭惟

皇帝陛下，
孝隆四海。
仁育羣生，
宵旰憂勤，總萬几而無逸，
帝親饗格，敷八政以克虔，既協氣通於神人，宜履綏申于
祚胤。
乾元爲父，甫御鴻圖之五年，
震索將男，適領鳳曆之一日，共美吾
君有子，行歌
王罷得人，將山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咸喜，[illegible]

恭聞
玉葉之敷榮倍急覺葵心之嚮切愛。
天下薦覩
帝子之生育原
聖多北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休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爵向化日久忽

因藺逆煽搆用兵四年尤爾負固者蓋緣撫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從之勢且見我單虛生欺藐之心各
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賊潰元兇或入山
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擒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
慰
皇上之懷臣甫將
明命嚴開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宣不殺之仁備其自省以懲擒逆求贖三條見於
一面可開傾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展以
天威次第遠就戎索俯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內洞四十

八目分據要害外則仲苗等苗為之羽翼討能戰猓苗不
下十餘萬自播州改流闌穴蕩掃酋之東北已失二窩今
所倚為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為險者不過思囤耳滇之
正兵須出沾益過亥良佐闘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
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縱之區而
另抄出龍場岩后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
河徑趨逆彥巢穴而另繇綠廣鴨池以擣其虛粵西之兵
徑出泗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
大兵繇遵义約定期會鼓行並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
窮料此狡夷不難撲滅顧遵义郡城逼近酋地集兵匪易

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旱八站
抵郡城較之偏沅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
駐重綦須兵集而抵郡俟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
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戶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
據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寅支卯糧隨到隨給已
去其半臣意欲取之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
之于黔自救不贍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臣既置臣以重
地必濟臣以資糧畫餅望梅終爲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
情姑求
皇上

勑下先付臣一百萬俾可經營倘愿籍
天威立致底定爲多然其實節省也事權在握不便遷
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又檄四川布政司兌米十
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祈
皇上軫念俯允臣議
勑下戶兵二部仰爲給發自後不敢溷瀆陳練
請俾可早發期兌勉其愚鈍地方幸甚
上宣兵部尚書尚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畧遼東已而復接
聖諭曰朕覽卿奏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語朕心嘉悅

念自逆奴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宇內騷然，選將練軍，茫無實效，致天誅之尚緩，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授爾經略，文武將吏，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制，果能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人，何人不奮，衆思既集，便能擇善而從，忠盜既廣，何難同心共濟，毋徇情廢法，毋偏聽生疑，毋以意見爲聰明，毋以恩仇爲誅賞，務使將吏用命，士馬飽騰，戰可犂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無倖未必之功，好謀而成，無中巫帥之計，意氣無朝盈而暮息，謀議無先瀰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警惕，大張撻伐之績，仰紓宵旰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茂懋賞，朕豈有靳焉，爾往欽

哉故諭

誥勅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

特旨逆璫魏忠賢竊窺神器中璫
宮闈傾陷忠良市威箝制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
掎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
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遣有工部吳昌期
新劾侵冒忤璫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
有事極忠反反正不逆之句詞多激烈凡對詞官及縉
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寓感憤義形于色誣意司官傅
應星即逆璫甥也聞之切齒人告忠賢而番役恭置
懷賢左右矣於搆逆僕程遠德增以東廠富貴將平日
圖書疏稿及書扆盡送逆璫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
此把我逆虎從死停蓋於對有餘席搜窮所將懷賢鄉
搆臣妻丘氏于廡監吳道昇并西席貢生程于古皆繫
之去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於是于古得免到
廠嚴刑箠拷體無完膚逆彰楊寰孫雲鶴無計獻媚誣
劾投揭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談
朝政矯

青拏送鎮撫司追贓訊又非刑拷掠洪伯餘貝而
懷賢已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驚嚇而死矣及幼子道
照寫慟而死舉家亡散行道傷嗟嗟逢
緊縛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
賜工部
主事

御史潘汝禎疏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
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萬曆壬子間汝禎初入臺中即參劾吳世守劉崇義朱
光祚曹于汴四人爲荊養喬李楷所辭辛酉冬服闕起
復又以說學因太甚爲鄒吉水論罷至是又因吉起納
朋黨借門戶論列朱世守爲鄒吉水一派楊一鵬諸
忠世楊得人錢漕又藉楊漣氣焰頓挫京堂而斥其許
張至發攻徐兆魁搆孫居相序許其紙關趙卿嵩遷轉
皆賴袁化中爭援之力陸完學秉林
從足
泰請重加懲處
何其已甚耶

兵部主事徐日久疏列總兵馬世龍貪淫驕縱請申

國法竟以此削奪為民

十一月

旅順城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趙時用擬以閑

削奪

先是論者欲坐之煥以逆罪故之煥力言以明其無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序已參之削奪矣而克順復為風影之說逞以贓私至重以擬追助工不亦過乎若趙時用則謂其曾薦廷弼陳以閑則謂其結納楊左于高趙賀諸臣此不過借題羅織并又無足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廕并

勑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推毀

言妖賊未發，不能銷萌，既發，不能疾勦，逗遛不決，致賊勢蔓延，民生魚爛，乃會卓入兗，若非兗守孫朝肅之堅守，總兵楊肇基合兵破賊，彥尚得侈口言功耶，京觀碑祠，適爲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昔階蔭錫足矣，予之世蔭，則無以爲軍功勸，

玉佩之論，當不爲苛也，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參原任禮卿孫慎行，株連去輔葉向高，舊冢臣張問達，并詆前後論進藥兩疏，宜付史館，

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何其忍耶

經略遼東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故閫一鎮之　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

䄂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
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
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開節制五鎮之　特勅以專遣將
調兵之大權也豈開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
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略也居于巡撫
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傲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
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
不敢自展籌略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躭悞矣從今
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
之銜庶職掌明而　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

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為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械叅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京夤緣要議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制也此變壞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貌向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讋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

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尨總兵叅謁披執行禮舊文

俱為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

均州城内有皇都淨樂宮歷代

祖宗崇重福地不戒于火著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樓

刻期

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内外官

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

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

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天五十月

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三朝曠典於

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客勿替襄區

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

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

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

段表裏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

賢意圖謀殫精衰事況多撙節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

百石其督工官黃克纘等各加俸一級賞銀紵絲表

褒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袞與太
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裏潘達等各賞銀
進封皇貴妃傳制誥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宮中禮儀照天
啓五年例行
刑部接出
聖旨圜扉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咨益疏玩失事降
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
姑不究李如桄身犯重辟郄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吏痛
責示懲
冬至遣侯陳良弼等伯衛時春等祭　長陵等陵

臨雍禮竣優敘孔聞範等三生俱准送監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辯糾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陞

師莊易應昌房可壯弁通判歐滕霄俱奪

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　誥命

逆璫指摘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憤懵等語又誣其父子交傍門戶並列長洋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調理

遣撫諭安性以病免歸

改田吉兵部職方司員外贊畫遼東經略軍務

命各撫按刻宗藩限祿成書以便遵行

御史李時馨參須之彥熊明遇

南星前缺真定府趙州高邑縣人

戍趙南星不准收贖

保定巡撫郭尚友奏云趙南星行堅意僞口是心非進退朝廷之權居爲奇貨銃均冢宰之職藉作招牌詐心腹於汪文言寄耳目于許念敬時出時入餘遺付而爲蔡賓講選講陞憑恃小以別賄徑多金賣衍官美爵恐 君恩破格廣傍戶依門敢違輿論藉以雄行逞其拘性而以辣手濟其貪心真濁亂彝銓之嵬而貽臭萬年之所者也計贓擬戍罪當情罪符第年逾七十收贖有例則罪窮于法矣若趙清行南星之子也王中麗南星之外孫也唱和相應表裏爲奸或隋招呼或提線索則共開幕夜之局得百則百得千則千各潤貯錢之囊阿翁明知其情乃粧聾而作啞兩犯將通其竅似掩耳以偷鈴即今究贓不分兩家可知受賄並爲一手按法定罪並遣何疑即家人共犯清行似在果幼之條然南星業已收贖清行各自有贓因不得以罪坐家長從未減也周卿潘一鳳行求枉法俱當厥辜矣

刑部主事彭參號論前任安慶知府陳標同知徐日升奉

聖旨、彭參原係左光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解釋、前疏留中、如何又來瀆奏、并陳標、徐日升、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工部侍郎胡世賞、閒住、

內言可法以結交趙南星而驟升巡撫、唐暉倚仗門戶而取於斗、世賞則以鑽營而得、試就斯時觀之、其能超然免于評論之外者、幾人哉、

御史梁夢環疏參唐世濟閒住、張瀠、徐如翰削奪、

疏中謂世濟黨邪陷正、張瀠爲袁化中死黨、如翰獻身門戶、逆鋤善人、至此而極矣、

逮揚州知府劉鐸、

僧人本福偶携鐸贈詩三章至 京師為逆黨田

王滋民邏執縣坐詩詞為訕訕

謗改下本福鎮撫

司獄而并逮鐸

禮科張惟一陳闗門積弊奏

聖旨這六款中闗門情弊經臣宜痛加整革撫賞濫惡白

騙官民且挑虜釁許入張早山諸棍着巡按御史嚴究追

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一曰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闗門俟言之然不惟五

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歲費二十餘

金米之或支也即京運歲額多寡爭之遲速數之昔那

冒減得分毫而徒驅坐糜之兵丁操介弁之備豫闗

之外是處膏腴瓜田彌望者皆鎮將拱為養廉遂而磽

者始為軍屯薄野荒蕪小民始拆生而趨利焉必若因

仍而無襲討也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
朝廷惡取此塵故土美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材
官之弊大營伍之中累累横金者盡官也委用不由道
撫一營多至百員冗見于戶科疏參者槩可知矣將
官而設旂數自丁而營加銜譯審核練等營副將守備
等官在似別不用之閒居不戰不守之職其有人浮于
欽者又開正制以廣其額山人犁參故舊親知群聚之
以嗷我公驗昔貫頃有徒甘所何宗了字皆百名少者
五六十名操纔何以自由而濟淺一所不又似此贅疣
宜員零星兵丁分部之不成一營介計之成寨式其
國家曾易資其半餉之用而徒收花綠為乎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曰撫賞之弊年來不變多今以與西虜藉
者以方有事於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此以吃食言之
而內卓席有定額亦有定額奏官今韓啖而二之帮
吏一千已月都五自餘分矣且虜人來大登錄餞急之
間悉月彼之盤帑而諸房之所不得絲毛沾者也至置
買花紅總備異溫預措官銀以貢情和更留一半以償
打點北至給賞仍多刁揹知九九之數應增段者削以
毛青市四五飛折之其推花成段官祖之類莫不皆然
崒此等者法所不還之奇劉延二且通官總委後鼓

手而提其索講數不多則獲利不重故今月加

加貲黠虜之慣爲挾我若輩啖之也虜入得貨或與

惡或彈駝載仍減價而沽之乃收買之人又半屬通事

夥計如許張早山蕢皆赤手勢棍不過私動撫賞之銀

買得之而仍潛以贊之買撫賞之官貴者取利甚捷買

者又爭落減價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貿入而貨出之肯

出而買入之孫將

朝廷銀貨輸轉消磨破而官銀乍注奔赴諸奸之壑矣不

但耗餉更挑戎心禁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輜卓之弊

關門車營十二每營戰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

佐之每車騾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曰

馬運之糧用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回月纔一次耳即師

行之日火器衣糧自有備廂騾馱堆載此弱爲者也不

過換運輜石備公廨鋪舍之修整已耳不則貪弁用之

慣載西皮之州貨已耳私攬商貨漏出之以覬厚利已

耳其委官隨通將領作法而隊驗月餉者更多也計歲

糜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解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曰軍器之弊器不精利與空手同自入關

打造開市平石門等局歲費數萬金器皆以一月十匠

役強半見名器械一理旗鉄軍丁厭棄而不願領者閲

且山積矣近日拔萬幾處劉竟北行貴部許多金錢悉土苴置之耶即着落經手者變價還官或造充用亦不至出其侵冒之些須使足壯營伍之氣色豈便以為廉而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營馬之弊揭買馬匠歲費不貲然後次赴領之錢尚未到手而寄頓買得之為花且過半豈盡馬之不斃哉此緣發者從扣賣賠其當則驗收者常覬之熏心而私情之淵而敲匠官給十八兩而或以十金六七金得之款段羸弱僅過而問焉來領到手無意餵養即有存活皮骨稜稜扶登有無之數乎且有將官駕言草料貴另若就牧豈五之說而實則設法吞收馬匹者有馬獨不報而另歸分肥者有闌營准派號小馬緞而私豎益馬以長充者著之私騎盈櫪悉仰給于官　答道府之稽多超來而行伍之馬群空矣南臺某革之說不為無見奈之何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叅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

左通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叅政蔣謹削奪

疏中言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為李光斗先鋒此猶一時傾擠之借景獨誣其反覆幾幻譸張閃爍則有不可

僻者夫世濟居鄉無赫赫名所交無匪類淸眞□□廣
如布素其在仕途可以類推矣若發梁孽壞之故智爲結納
風吹燈嗟乎其有不被撲滅者哉至以王維儉爲結納
當路屢膺遷轉王孟震逕覗意指爲喬應甲所糾援多
東林驟躐取臺諫爭守徐宦蹟陳于廷宗獻高攀龍得
選梁長燕諱爲繆昌期負遂交尊以譏訕爲叢怨之衢
璫無計非詐以門戶涉以賍私何以遂傳擊丁人之咸
而搏逆璫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奏陳目擊時艱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裁抑以致人情
日競即如收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
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破
格先升圖便巳私懷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皆學無狀
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臃腫之態朕

所親見，著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選為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著。這本內楊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尚寶司卿吳殿邦一本，孫臣危言事，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斂詐，打死多命，故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兩，於生員羅可恨，著削了藉為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蠹李榮、吳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繼許人，著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著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奏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二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
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愼言周宗建提問追贓
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
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着聞與韓浚萋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
盡其辜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一本直糾邪黨事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萍致中借援
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還官，其截扣見年子粒

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未

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叅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麾建坊，褒其好

義施仁也、
次亭公慈仁爲質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呂
鄉而賑歉恤苦於濟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可以起
橋無不修舉理及築丹陽道綿亙二百里削險以夷甃
石攢砌俾士商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
法募取不動縣官一
文尤爲奇功偉德云

十二月

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

送兵科抄出武之望 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 國家兩大局一在関門一在

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関成敗之数同其兩不相下而

成相通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

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

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恭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

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

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

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曰疆
以戊索至于　大典　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
輕罪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
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
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
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令不能爲其離其
不竹竹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
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
爲言者或亦少資其餘糜牽縻以命征蘇而所云米貸不
貸正如秦之輸粟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僭

室須知直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當守
牧之救保偕以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
乎抑守遼土乎守鉄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
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
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
勾奴也亦何難出奇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
始給我毋亦是彌島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
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五略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
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
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旣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益叛鮮也且宜就鮮國
爲內應原不須謀差
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爲
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館
解停宜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
令館人緊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與偕者在至云聲
東擊西此真已猜慮患之所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爲關
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況近者俄河之鹹閑上後如
一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蠱而新是圖猶懼不及而
尚敢爲此泄泄乎所教

皇上遠爲照燭爲斷撫不去制鎮有此一番易置將人付一新必有國手之鉥鉚若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効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

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并着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訊察非常以消窺伺

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參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米萬鍾參議王繼謨削奪

疏內言撰復為左魏私人，萬鏡出李三才門下，繼謨為王之案私黨，大約以門戶疵之者居多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方有度、

為御史王業浩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翟學程、公鼐冠帶閑住、

為科臣李蕃有聲所糾

御史何可及疏參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眷、削奪、

疏中言董元儒陰陽反覆，變詐傾危，為倪樵樵謝奈恃周嘉謨庇護，滿朝倪應眷才足濟惡，力足文奸，與左光斗呼吸相通，推趙南星指使是聽、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　從之

削奪錦衣衛李不伐周劉祚王受善等與以僞衙門臣永不敘用

削奪萬邦彥

命楊剛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序謨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孫必顯大理少卿韋蕃削奪疏中言廷諫一刊郎耳倘倚黨破格陞調吏部必顯夤緣勢要居然謀銓司

御史吾三異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沈儆炌閒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吉奸黨爲王之寀所薦來傲嫉
與用多議延棋與王之寀同門

御史盧承欽直陳當今急務奏

聖吉奸黨宜清調停宜戒道本説的是曹珍狎上邪盟黨應與倭撫鹽政李遇知衆存匯類獻嫉東林者例了着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將姓名罪狀并節次明旨刊刻成書榜示海內垂斧鉞于將來以永保清平之世

號內吉原任大理寺卿曹珍以狐鼠之性與鄒元標馮從吾主長安講席已爲孔孟之罪人矣又私左光之雞羣顧憲而光借題鼠竄幸而免全作同觀望工部侍郎崔塵舉以韓爌之夫與徐光啟博恐上傳劉已爲孫黨之魁

一疏之中催試擇遣乡人亦已紛紜而又請親藩驟平海內何人亦于犯清議

盡矣迨鼓鑄之事權既崔而乞來錄各徒增莖議是何
肺腸又如兵科李遇知者騐不知其半爲舍前八恁
據舊日邊將難陳一疏內若史孟麟多居劉馬正直李
若呈鄒元標革諸人稱功所品豈非非薄身門戶黨朋虎
林者乎以上三臣有已經白簡而未盡疑業存大經處
分而尚仍故物俱非所以服人心肅國法也至如吳
亥京察吉路東工諸臣權害最陷江西道鄉史塩搖行
國法久虧三以三指辦疏感搬指陳獲罪于舊輔臣劉
一燦請封議論進藥移宮一議不苟附和取怨于舊
禮臣孫愼行列奇典者兩截而遂以浮躁處矣一時
察如許諸救趙與邦年去蔓蘇喚與倒轉之朱童蒙徐
景濂張惟任與蒙恩照雪士論稱快而掠猾抱詢未
伸豈非一人之向偶聯請寮東林之局勢而繫言
之自顧憲成李三才越南星鄒而外其間力量不同
流派尊應之勢黎惟禮之權如王圖孫愼行高攀龍黃
謂之副帥有侍筆舌之驅馳劉擊之勇如曹于汴湯兆
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茅有身名既玷擬
潑無賴如李繼何喚遇物標題而如寘轅收之既先犯
大往之禍如李朴賀烺沈正宗丁元薦等謂之敢死軍
人有一種人焉可負强直之衆朧濡沉湎之自受人推

藏間隨所籍矣耳目既已無主心志亦復不靈如孫丕
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魔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
不嚴錮其退無以壯進者之膽或人已故矣而不追論
其奸無以褫生者之魂
聖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將曹珍董應舉李遇知重加
斥削而仍　勅六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
內既其聚門無坊倒韶無期
而後太階可因盛治無虞矣
御史趙胤昌疏論輔臣丁紹軾議遼東總兵馬世龍去留
反復不忠犯人臣之大戒
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四川道御史舒榮
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削籍爲民
追奪誥命
御史王與疏參方大任門徒追贓

一疏而併五御史敗哉

吏科趙興邦疏參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削奪

其疏言當丁巳　京察之日長安編傳大計謂王之寀有功　國本不得輕易議去徐紹吉韓浚趙士諤惟時同主察事不難以考功之法處之此足以見紹吉等之卓識定力亦可謂之無罪矣御史練國事則獨云有罪謂國事者以參玄之參為功安得不以丁巳之參為罪謂主參玄之參者則趙南星張問達也謂問達為南星門達之黨非言語擊一案之案之非定矣之寀之罪既定而黨之參者之罪亦定御史李玄倡言于　闕謂王之寀為發奸謂賈繼春為誤聽以今觀于張差奸耶風顛耶既係風顛賈繼春不謂之誤聽果非奸賊王之寀不謂發奸何得功頌德必以之寀為　亂環頤也謂玄為之寀之究非寀王紀紅丸議則孫慎行之成案也御史其王祚昌極力保之其邪可知近且指貲工考求轉太僕其呈于堂官乞憐于明友齊人墦間之行殊不堪觀是邪而鄙焉者也御史霍鍈耳目不靈救參未詳官知東林為何人梃擊紅丸為何事第聽邪人指授不主梃殺

鴆毒之說者，不得爲名御史，于是與人口吻，咱狂無忌。薦左光斗、薦魏謙諸人參黃克纘、孫從濟世，諸君子祿索一提，下日供對，是其邪而閣爲者也，御史楊新期黨邪害正，職不具論，其深可恨者，在倡聞瑣一議，

御史劉宏光上言，聖朝邪正已明，乞

聖旨談自省以程國祥姻婭濫廁京兆，顏良佐以李日宣狄黨冒列清華，張篤敬以王圖心腹徑張邪焰，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部輔忠、姚宗文、劉廷元起用已久，着催他速來到任，其餘的該部酌議具覆。

疏言談自省以翊壇之籽閒戰，之方謂護，得邀京卿，刑科推良佐以李日宣爲力開旌遷，循衛而上，進南京禮部主事張篤敬以王圖爲心腹，力恃仗爲爪牙，蔡新自魏大中、黃尊素，操心練手而外，誰非受門下之爛甚諸言，職不暇一一悉數，而孫慎行之計，諂甚蔑忠，甯折不閣之姚宗文，赤心自意，傾討狂瀾之劉廷元，主持鼎奭

之品鼎星慶雲之望屢列薦剡已登啓事然僅變其初何時望風而多馳逐何不速就鵷班而乃欲依傍壁邊哉又如挺持彼廷之施操守正不阿之馬從龍與經清正之于倫或爲同官之所推敬或爲輿論之所許而

刑科蘇兆先疏參　周希令御史蔣允儀過延璆倒拏

疏內言希令謀投身邪黨胥列正卿蔣允儀東林渠魁把持丁巳察典雖經倒轉未盡具見趙延慶阿順行取

與援裴開逵

矜口舉功

文書房遍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第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虛費工程該衙門知道

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百日命名內閣議名來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

以島帥不受駕馭，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裕中再糾閣臣奏，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

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歡。吳裕中乃以

鄉曲兒女之情，輒敢憑空乘机，逞其報復，欺肆狂悖[illegible]

大臣顯與廷弼一條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摸亂本

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拏來[illegible]

門前着實枚一百枷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

門知道